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

賜運使錢希範等銀絹察院御史總領湖北河沿邊之稅務稅糧備邊等聖都府軍器

宋紀四十九

起張罔大和獻四月盡  
著雍用敦三月凡一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歷七年

遼重熙十六年

夏四月乙巳朔遼主聞太后不豫馳

往視疾丙午太后愈遼主復如黑水濼 己酉詔曰前

京東轉運使薛紳任文吏孔宗旦尚同徐程李思道爲

耳目伺察州縣細過以滋刑獄時號四瞪前江東轉運

使楊紘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苛察相尚時號三

虎是豈稱朕忠厚待人之意紘旣降知衡州而紳等故在其降紳知陝州鼎知漢州綽方居喪候服除日取旨自今毋皆復用爲部使者宗旦等四人竝與遠小處差遣綽蓋都人鼎沿子與紘三人者皆范仲淹等所選用也天章閣待制侍講楊安國因講筵爲帝言三虎四瞪事故有是詔綽先爲刑部詳覆官有廖均者挾當路權勢雪罪中書連舊例送刑部官屬無敢違者綽獨以爲敕一定而例有出入今廢敕用例非有司所敢聞也執政雖深惡之然卒不能屈遷通判雄州城久壞守將慮違遠人誓書不敢修綽以爲今但修之而已非有所增

廣於誓書固無害也既興役遘人果來問綽報以前語  
仍緩其使及使反而役已畢遘亦不復問杜衍富弼尤  
稱其才及喪除責通判萊州 庚戌以京東轉運使包  
拯爲直集賢院陝西轉運使 壬子御正殿復常膳仍  
賜二府喜雨詩 乙卯陳執中宋庠丁度皆復所降官  
丁卯上封者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媚於上民  
輸賦稅已是太半之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江西諸路  
州軍體例百姓納米一石出剩一斗往往有聚斂之臣  
加耗之外更要一斗江西一路歲以百萬石爲準每石  
取米一斗以百萬石計之所收已及十萬石十萬石耗

米入官則下民必食貴米此但粗引一路之弊耳況天下之廣賦稅之饒其弊無極臣恐諸路轉運司尚有似此無名刻削願陛下聞其奏目或有橫加收斂名爲出剩乞賜黜貶爲優帝覽之曰古稱聚斂之臣過於盜賊今如此措斂是爲朕結怨於民也亟下詔止絕之遼以太后疾愈赦境內 己巳詔諫官除朝參外非公事毋得出入請 五月丙子以東頭供奉官李瑋爲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遷尚福康公主瑋用和次子帝追念章懿太后不已顧無以厚其家乃使長女降焉 知諫院王贇言臣僚章疏內有事合更張者送兩制及臺諫

官等同議動經半年有餘未見結絕素無條約務在因循欲乞今後應批狀下兩制及臺諫等官同定者乞限五日內聚議半月內連書奏上如議論不同卽許別狀以聞從之。戊寅詔武臣非歷知州軍無過者毋授同提點刑獄。己丑補降猺唐和等爲峒主。以知青州翰林學士戶部郎中葉清臣兼龍圖閣直學士爲永興軍路都部署兼本路安撫使知永興軍帝初欲進清臣官爲諫議大夫宰相陳執中曰此太優乞且令兼龍圖閣學士帝許之故事新除知永興軍者當有錫賚執中曰清臣近已得賜遂不與清臣愈懼過闕請對於帝前

數執中之短且力辭龍圖閣直學士不拜帝錫賚之亦  
不受然帝遇執中如故 水洛城都監劉滬率其弟淵  
將護喪東歸居人遮道號泣請畱葬水洛立祠城隅歲  
時祀之經略司言熟戶蕃官牛獎逋等願得滬子弟主  
其城乃復命滬弟淳爲水洛城都監 己亥命翰林學  
士楊察除放天下欠負 辛丑詔西北二邊有大事自  
今令中書樞密院召兩制以上同議之 六月戊申遼  
主清暑於永安山 丁巳準布傳作阻今改部長朝於遼獻  
方物戊午遼詔士庶言事 壬戌置北京畱守司御史  
臺 詔臣僚移任求朝見者畱京師毋得過十日 先

是夏竦言石介實不死富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朝廷  
疑之弼時知鄆州亟罷京西路安撫使既而北邊安堵  
竦譏不驗弼自鄆州徙青州仍領京東路安撫使竦在  
樞府又讒介說契丹弗從夏爲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  
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侍御史知雜事韓城張昇  
攷異宋史本紀宰相表作昇列傳作昇長編或作昇或  
作昇前後互異蓋昇昇字形相似易於謗混東都事略  
正作昇及御史何郯嘗極論其事郯奏此事造端全是  
今從之夏竦意本不在石介緣范仲淹富弼在兩府日竦嘗有  
樞密使之命以羣議不從卽行罷退竦疑仲淹等排擯  
以介曾被仲淹等薦引故欲湊致介惡以污忠義之臣



皆由疇昔之憾未嘗獲逞昨以方居要位乃假朝廷之勢有所報耳其石介存歿乞更不相問庶存大體帝不聽復詔監司體量中使持詔至奉符提點刑獄呂居簡曰今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則將柰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辦必有親族門生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卽令具軍令狀保之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及還奏帝意果釋介妻子初羈管宅州事旣辨明乃得還秋七月辛巳詔兩制及太常禮院議增眞宗諡壬午以戶部副使張堯佐爲河東都轉運使辛卯遼主如慶州辛丑禁貢餘物饋近臣八月丁未賜汝州龍興縣處士孔

敗粟帛收孔子四十六代孫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爲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周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於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見敗於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盞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故有是賜又詔給復其家 丙辰加眞宗諡曰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從張方平等議也

戊午改文明殿學士爲紫宸殿學士文明殿禁中已無之學士自程羽李昉後亦不以除授而文明二字又同眞宗諡用宋庠議也 初置天章閣直學士位在龍圖

閣直學士之下 乙丑析河北爲四路各置都部署

文獻通考政慶歷七年析河北四路各置都總管一員如無事止以安撫使總制諸路卽其事也案宋初大將領兵在外者曰都部署治平以後遷英宗諱始改部署爲總管此曰路置都總管乃史臣追稱今改正之四路者大名真定定州瀛州也 九月甲戌降知渭州張亢知磁州時三

司給郊賞州庫物良而估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優軍人轉運使奏亢擅減三司所估樞密使夏竦挾故怨因黜亢御史宋禧繼言亢嘗以庫銀市易復降知壽州 自七月至於是月遼主日射獵於楚不溝霞列繫輪石塔諸山 冬十月壬寅朔以集賢殿修撰范陽張揆爲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學士揆著太元

集解召見廷和殿令撰著得斷首且言斷首準易之夫  
卦蓋陽剛以決陰柔君子進而小人退之象也帝悅故  
有是命 辛亥遼主如中京 太子太傅致仕李迥旣  
歸濮州其子東之爲侍御史知雜事奉迥來京師帝數  
遣使勞問欲召見以麻疾辭王子迥奉贈司空侍中謚  
文定帝篆其墓碑曰迥直之碑又改迥所葬鄆城之鄉  
曰迥直鄉 丙辰遼定公主行婦禮於舅姑 乙丑河  
陽許州地震 庚午鐵驪仙門朝於遼遼主以其始入  
貢加其使爲右監門衛大將軍 十一月戊寅遼主祀  
木葉山己丑如中京朝太后壬辰遼禁漏泄官中事

丙申朔饗景靈宮丁酉饗太廟奉慈廟戊戌冬至祀天  
地於圜丘大赦 是日貝州宣毅率王則據城反則本  
涿州人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  
小校貝冀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書  
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母與之訣別  
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福字隱起爭信事之  
而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  
旦斷涇州浮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淨懷刃以書謁北  
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不待期亟叛時知州張得一  
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羣保驍捷

營賊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闔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關賊從通判束鹿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囚囚有憾司理參軍王獎者遂殺獎既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灤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攷異陳樞通鑑續編作安楊今從長編榜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廡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得聖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作德勝玉海亦云王則改元得聖亦作德勝今從長編以十二月爲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淫其面曰義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率以佛爲稱

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爲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眾於是令守者五伍爲保一人縋餘悉斬 賈昌朝遣大名府鈐轄郝賢將兵趨貝州十二月辛丑朔昌朝以貝州反書聞內出劄子下中書樞密院亟擇將領往撲滅之仍令澶州孟州定州真定府豫設守備毋致奔逸 壬寅遣入內押班麥允言西京作坊使王凱往貝州捕殺軍賊仍詔賈昌朝發精兵衛之高陽關都部署王信聞貝州亂亟領本部兵傅城下甲辰以信爲貝州城下招捉都部署 戊申加恩百官王貽永封遂國公夏竦英國公章得象鄆國公王德用

邢國公舊制將相會邑萬戶卽封國公王旦爲相遇萬戶而謙抑不受是歲郊恩中外將相唯竦滿萬戶中書請封英國公因詔節度使帶平章事未滿萬戶皆得封於是貽永得象德用皆封國公 庚戌以權知開封府明鎬爲河北安撫使 辛亥遼主謁太祖廟觀太宗收晉圖癸丑遼主問太后安 甲寅徙知滄州高繼隆知貝州遣內侍何誠用齋敕榜招安貝州軍賊御史中丞高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處今釋貝州不討後且敗亂階爲遼人笑不聽 乙卯遼以太后疾愈命雜犯死罪以下減一等論徒以下免庚申遼南府宰相杜防韓紹



榮奏事有誤各以大杖決之出防爲武定軍節度使

三司使張方平言勘會陝西用兵以來內外所增置禁軍八百六十餘指揮約四十有餘萬人內馬軍一百二十餘指揮若馬數全足計六萬有餘匹其係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衛清邊蕃落等指揮并本道士兵連營仰給約二十餘萬人比屯駐戍兵當四十萬人又自慶歷三年以後增添給送西北銀絹內外文武冗官日更增廣所以三司經用不贍天下山澤之利茶鹽酒稅諸色課人比之先朝以前例皆大有增剩可謂無遺利矣而有司調度交見匱乏直以支費數廣不量入爲出所致

耳方今急務莫先食貨食貨不足何以爲國伏望令中

書樞密院審加計議裁於聖斷早爲之所猶須效在累

年之後如救焚援溺則益不及矣 壬戌高麗貢於遼

八年遼重熙十七年春正月辛未夏國主曩霄殂偽諡曰武烈

皇帝廟號景宗墓曰泰陵曩霄凡七娶致思宋史夏國傳元昊五娶一

日遼興平公主二日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三日憲成

皇后野力氏四日妃沒移氏五日索氏與長編所載不

同今從一曰米母氏舅女也生一子以貌類它人般之

二曰索氏三曰都羅氏早死四曰咩迷氏生子阿理謀

殺曩霄爲臥香乞所告沈於河殺咩迷氏五日雅爾舊作

野利氏裕勒且舊作遇從女也頗長有智謀曩霄畏之

戴金起雲冠令它人不得冠生三子曰寧明喜方術從

道士學辟穀氣忤而死次寧令格

舊作甯令哥今改發恩宋史諒祚小字

甯令哥國語謂歡嘉爲甯令兩岔河名也母沒藏氏從元昊出獵至此而生諒祚遂名焉據長編則寧令格與諒祚自是兩編襲霄以貌類已特愛之以爲太子次薛埋人今從長編

早死後復納瑪伊克

舊作沒移今改

皆山女營天都山以居之

雅爾之族宣言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得瑪伊克女

乃爲修內曩霄怒會有告裕勒且兄弟謀以寧令格娶

婦之夕作亂曩霄遂族裕勒且剛哩凌城逋等三家既

而雅爾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悔悵下令訪遺口

得裕勒且妻閭于三香家後與之私通雅爾氏覺之乃

出之爲尼號密藏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瑪伊克氏初  
欲納爲寧令格妻曩霄見其美自娶之號爲新皇后寧

令格憤而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黃蘆鄒特彭

作舊

說龐家爲鄒特彭所殺曩霄遂因鼻劓死

寶異元吳之  
死宋遼二史

俱不言爲其子所戕蓋夏人紀事皆用本國書國史之  
後罕有習其文字者故事迹散落不備唯長編敘次頗  
詳今酌年四十六密藏氏初爲尼寓於興州之戒壇院

取之

旣娠而曩霄死曩霄遺言立從弟委格寧令其大會諾

伊尚都等與密藏鄒特彭議所立密藏大族也鄒特彭

爲之長眾欲如遺言立委格寧令鄒特彭獨弗許曰委

格寧令非子且無功安得有國諾伊尚都曰國今無主

然則何所立不然爾欲之乎爾能保有夏土則亦眾所願也鄒特彭曰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國人乃服今密藏尼姪先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敢不服眾曰然遂立密藏尼爲太后曩霄死三月而生男是爲諒祚發吳宋史載諒祚以慶歷七年二月六日生八年正月朔歲卽位與長編異今從長編以毛惟昌高懷正之妻受乳之而政在密

藏氏惟昌懷正皆漢人本裕勒且帳下故親待之已而懷正貸銀夏人惟昌竊衣曩霄所與盤龍服皆爲鄒特彭所族乙亥明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謀築距關度用工二萬人期三十日可與城齊而賊亦於城上設戰

棚與官軍相當名曰晷相逢距圍將成爲賊所焚火三日不滅乃用軍校劉遵計卽南城鑿地道而日攻其北以牽制之貝州民有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爲內應夜縋絙以引官軍旣納數百人焚樓櫓賊覺率眾拒戰初官軍旣登欲專其功斷絙以絕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縋而下是夜城幾克丙子授文慶斌西頭供奉官宗本順右侍禁丁丑以參知政事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本路體量安撫使明鎬副之鎬督諸將攻貝州城久不下帝憂之問輔臣策安出彥博乞自往討賊故遣彥博宣撫而

改鎬爲副先是樞密使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請輒從中沮之彥博旣受命因言軍事中覆不及願得專行戊寅詔許彥博以便宐從事彥博請用將作監主簿鞠真卿等三人掌機宐文字許之鎬所奏碎殿中丞王起等四人仍聽隨軍貝州賊謀竊出要劫遼使明鎬諜知之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壬午賊果以三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是日江寧府火初南唐大建宮室府寺其制皆倣帝京時營兵謀亂事覺伏誅旣而火知府事集賢殿學士李宥懼有變閤門不救延燒幾盡唯存一便廳乃舊玉燭殿也尋責宥爲祕書監直令致仕

有奏火事云不意禍起蕭牆變生回祿會新有衛士之  
變朝廷惡其言故責特重 乙酉降空名告敕宣頭劄  
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撫使以備賞戰功是日文彥博至  
貝州城 丁亥遼主如春水 乙未日赤無光 官軍  
攻貝州城北甚急賊盡銳禦之而南城所穴地道潛達  
城中賊初不覺也閏月庚子朔文彥博夜選壯士二百  
銜枚由地道入右班殿直曹竭等導之既出登城殺守  
陣者垂縵引官軍賊縱火牛官軍稍卻軍校楊遂以槍  
中牛鼻牛還走賊眾驚潰王則開東門遁閣門祇候張  
細緣壕與戰死之王信捕得則餘黨保卹舍皆焚死則



自反至敗凡六十五日 辛丑文彥博遣李繼和來告  
貝州平賜繼和錦袍金帶彥博請斬王則於大名府夏  
竦言恐所獲非真盜當覆視之詔以檻車送則京師  
王則之以貝州反也澶州卒龐旦與其徒謀以元日殺  
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知州王鼎夜出檄遣  
軍校攝事於外邑而陰爲之備翼日會僚吏置酒如常  
叛黨愕不敢動鼎刺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  
俟轉運使至審決未至軍中兇兇謀劫囚鼎謂僚吏曰  
吾不以累諸君獨命取囚桀驚者數人斬於市眾皆失  
色一郡帖然轉運使至囚未決者半訊之皆伏誅 王

寅升冀州爲安武軍 甲辰曲赦河北賜平貝州將士  
緡錢戰歿者官爲葬祭兵所踐民田除夏秋稅改貝州  
爲恩州 丁未以祕閣校理張瓌爲兩浙轉運使瓌十  
年不磨勘遷官朝廷獎其遐靜故用之 戊申以文彥  
博爲禮部侍郎平章事明鎬爲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馬  
軍都虞候王信爲威德軍畱後自餘兵官各以功次遷  
轉及賜緡錢有差 贈馬遂爲宮苑使遂開封人以三  
班奉職爲北京指使聞王則叛詣畱守賈昌朝請擊賊  
昌朝使持榜入城招降則盛服見之與飲茶遂諭以禍  
福輒不荅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遂

欲其助已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扼其喉  
擊之流血而左右率無助者賊黨攢刃聚謀至斲其一  
臂猶冒則曰妖賊但不斬汝萬段賊執遂縛而支解之  
則倉猝被毆傷病數日乃起事聞帝歎息久之則既誅  
乃追贈遂封其妻爲旌忠縣君賜冠帔官其子五人後  
得殺遂者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癸丑遼主射虎於侯  
里吉 乙卯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賈昌朝加檢校  
太師進封安國公以恩州平也翰林侍讀學士楊偕言  
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討之乃平昌朝爲有罪不當  
賞弗聽 辛酉崇政殿親從官顏秀郭逵王勝孫利等

四人謀爲變殺軍校劫兵仗登延和殿屋入禁中至寢殿時皇后侍帝夜半聞變帝遽欲出后閉閣抱持遣宮人馳召都知王守忠等以兵入衛賊至福寧殿下斫宮人傷臂聲徹帝所宦者何承用慮帝驚給奏宮人毆小女子后叱之曰賊在殿下殺人帝且欲出敢妄言邪后知賊必縱火乃遣宦者持水踵賊賊果以燭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者后親翦其髮以爲議論之曰賊平加賞當以汝髮爲證故宦者爭盡死力倉猝處置一出於后顏秀等三人尋爲宿衛兵所誅王勝走匿宮城北樓經日乃得捕者卽支分之卒不知其始所謀樞密使

夏竦言於帝請御史同宦官卽禁中鞠其事且言不可  
滋蔓使反側者不安參知政事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  
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固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旦  
爭至會時帝卒從竦議甲子降內侍楊景宗鄧保吉楊  
懷敏劉永年趙從約王從善等五人皆外遷獨懷敏領  
職如故竦庇之也先是有詔釋景宗等罪御史中丞魚  
周詢侍御史知雜事張昇御史何鄭等言殿廷所置宿  
衛本爲人主預備非常今衛士所爲凶悖意不可測兼  
後來獲賊餘黨累傳聖旨令未得殺死而全不依稟蓋  
是本管臣僚懼見捕獲之後勘鞠得情所以容眾毆死

以圖滅口欲輕失職之罪情狀如此理無可恕太祖朝  
酒坊火發本處兵士因便作過太祖以本坊使副田處  
巖等不能部轄竝處極法今乘輿咫尺賊亂竊發凶惡  
之狀無大於此而居職者既不能察舉當宿者又不卽  
禽捕未正典法何以塞公議伏乞重行黜降用振威罰  
景宗等旣外遷郊等又再具奏乞黜懷敏帝令中書召  
郊等諭以獨寬假懷敏之故郊等又言衛士持刃直入  
禁庭欲凌犯乘輿爲大臣者宜漢責有司失察之罪如  
楊景宗等竝當誅戮以謝天下若以其過非自取止可  
貸其正坐竝宜流竄以戒百職景宗等罰旣甚輕懷敏

又獨異眾益兩府大臣畏陛下左右之怨怒不能堅執  
 祖宗之法也伏望一例責授外任以協公論帝語輔臣  
 以宮庭之變美人張氏有扈蹕功夏竦即倡言宜講求  
 所以尊異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翰林學士張方  
 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妤好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舍  
 皇后而尊美人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  
 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瞿然而罷

纂誌及附傳皆云貴妃誤也

初諫官言江寧上始封之地守臣視

按異李燾曰張美人此時未為貴妃

火不謹府寺悉焚宜擇材臣繕治之命司農卿林澣代  
 李宥澣固辭不行乃降澣知袁州改命龍圖閣直學士

張奎知江寧府奎既至簡材料工一循舊制不逾時復完丙寅礫王則於都市以知洪州直集賢院李絢爲荆湖南路轉運使時五谿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爲誰今安在輔臣未喻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才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之絢乘驛至邠州戒諸部案兵無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悅罷兵受約束初元昊犯延州竝邊皆恐絢通判邠州城陴不完絢方攝守卽發兵治城僚吏皆謂當言上待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它州悉治守備丁卯誅張得一其兄弟悉坐降官妻子論如律得一知貝州視事八日而亂



作賊置得一州解之西日具食飲初賊取州印語曰用  
訖卻見還每見賊必呼曰大王先揖而坐坐必東向又  
爲則草僭擬儀式賊平得一付御史臺劾治獄具朝廷  
議貸死中丞高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況爲則屈乎  
於是坐棄市得一耆之子也 是月臣僚上言皇城司  
在內中最爲孫劇祖宗任爲耳目之司句當官四員多  
差親信有心力人近年員數倍多竝不選擇乞今後只  
差四員選有心力沈厚之人更不許人指射陳乞如違  
竝以違制論從之 二月癸酉楊懷敏落入內副都知  
復爲左藏庫使滑州鈐轄始從御史言也何鄭擊懷敏

尤力帝諭郊曰古之諫臣嘗有碎首者卿能行此否對曰古者帝不從諫故臣有碎首今陛下從諫如流何用如此若必碎首則美歸臣下而過在君上也帝忻納之

發異李燾曰實錄云諫官御史皆言懷敏案此時諫官惟吳鼎臣王贊又鼎臣正月已出使贊姦邪必不敢觸懷敏實錄必誤今削去諫官二字

頒慶歷善救方帝始閱福建奏獄

多以蠱毒害人者福州醫工林士元能以藥下之遂詔錄其方又命太醫集諸方之善治蠱者爲一編詔丁度爲序而頒之 丙子翰林侍讀學士左諫議大夫楊偕爲工部侍郎致仕召見宴勞賜不拜及卒遣奏上兵論一篇帝憐之特贈兵部侍郎偕性剛而忠朴敢爲大言

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以爲迂闊難用與人少合然亦能有所容初蔡襄等劾奏偕出知杭州會襄謁告過杭而輕游里市或謂偕益言於朝荅曰襄嘗以公事詆我我豈可以私報邪 夏遣楊守素來告其主曩霄之喪命開封府判官曹穎叔爲祭奠使六宅使鄧報信爲弔慰使賜絹布羊米麪酒如例夏亦遣使告於遼遼遣使如夏慰奠 戊寅改知荆南范仲淹復知鄧州仲淹在鄧二年鄧人愛之及徙荆南眾遮使者請畱仲淹仲淹亦願畱詔從其請 己卯賜瀛莫恩冀州緡錢二萬贖還饑民鬻子 壬午貶三司戶部判官韓綜知滑州綜

前使遼遼主問其家世綜言父億在先朝已嘗持禮來  
使遼主喜曰與中國通好久父子相繼奉使宜酌我酒  
綜率同使者五人起爲壽遼主亦離席酬之歡甚既還  
宰相陳執中以爲生事故責之尋改知許州 乙未以  
侍御史宋禧爲兵部員外郎同知諫院先是禧鞠衛士  
獄於內侍省不能究其本謀獄旣具內侍又使禧自爲  
牒稱無敢漏泄已而乞徧於宮省置防謹火燭牌及伐  
禁中臨簷巨木畜羅江犬以備盜朝論非笑因號曰宋  
羅江開封府判官曹穎叔言禧爲制使辱命請置於法  
不聽至是又擢諫官 是月遼命士庶言國家利便不

得及已事奴婢所見許白其主不得自陳 三月甲辰  
詔禮部貢舉 以京西轉運使任顥權判三司都理欠  
憑由司初夏遣呂你如來納款要請凡十一事其尤者  
欲去臣稱男選顥押伴一切責以大義詞屈而去及孫  
延壽再使雖上表已稱臣而猶欲以青鹽通中國及自  
買賣又乞增歲賜至三十萬詔惟許權場及添賜五萬  
其議多顥所陳者曩霄旣爲其下所殺遣楊守素告哀  
而守素乃康定中爲曩霄謀不稱臣納所賜節者也顥  
適奏計京師帝畱顥館伴顥問守素曩霄所以死守素  
不能對終其去不敢桀驁中書擬顥知鳳翔府帝曰任

頴應接楊守素事畢宜備朝廷緩急委任鳳翔不難得  
人執政有不悅頴者因命以此官 甲寅幸龍圖天章  
閣召近臣宗室觀太宗游藝集眞宗幸澶州詩碑及三  
朝瑞物又出手詔賜輔臣曰開者西垂備禦天下釋騷  
趣募兵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加以承  
平浸久進仕多門人浮政濫員多缺少又牧宰罕聞奏  
最將帥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簡擢  
靡臻不能勸厲於下邪西北多故敵情靡常獻奇譎空  
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思濟此務罔知所從悉爲調  
畫之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欲

聞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非便  
民者及朝廷幾事其悉以陳皆給筆札令卽坐上對時  
樞密使夏竦知執中不學少文故爲帝畫此謀意欲困  
執中也執中方力辭未許參知政事朱庠進曰兩漢對  
策本延巖穴之士今備位政府而自比書生非所以尊  
朝廷請至中書合議上對許之論者以爲知體是日翰  
林學士張方平旣還朝會鎖院草制方平卽條對所問  
夜半與制書俱上曰向因夏人阻命諸路增置禁軍約  
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  
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剽員等不在此數凡此冗兵非

惟困天下財用方且成天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  
望嚴令天下禁止召募命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分案  
所部揀選疲老僂與放停若雖係禁軍而羸弱願退就  
廂軍亦聽從僂今入官之路微倖攀援日生新例乞令  
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諸色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微  
倖弊濫尤甚者逐色別立條約稍加裁損其屬三司殿  
前司羣牧司等處酬獎條貫亦乞重行詳定臣聞先朝  
雖將相大臣之子孫猶多白衣未仕者今自少卿監以  
上輒每歲任一人不亦過乎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  
勘年歲不爲升遷資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僂



見超擢無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自祥符之後朝議益循寬大故令守官及三年卽例得磨勘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敘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朝廷特敕擇官保任者卽與轉遷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也至於將帥之任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略其細故不輕有移易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俗爲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勞不數年徑列橫行刺史防團廉察

能飾廚傳熟於人事者卽以爲才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仕伍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諸已復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亦馭將帥之一節也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卽日復上對曰臣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其它只在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內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年歲淹遠累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下至吏胥僮僕觀時得逞敢於

犯上剗造詞說朝廷便行濟以變憎何所不至故自將  
相而下至於卿大夫惴惴危恐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  
言苟且因循求免諉咎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哉願  
陛下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  
受而已帝覽奏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致異方平基  
撰也載此疏僅存大槩東都事略祇據墓誌銘則夏竦  
矣今致樂全集所載二疏摘取其要墓誌銘又云月餘  
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目獨引公近御榻密訪  
之且有大有用語公歎曰繁人之私迫人於險而壞之我  
不爲也終無所言李燾曰方平與李淑渠適蘇紳好傾  
陷人志銘恐飾說也案方平好傾陷人亦無確據今竝  
去  
壬戌以霖雨錄繫囚 癸亥御迎陽門召知制誥  
待制諫官御史等詔之曰朕欲聞朝政得失兵農要務

過防備禦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姦盜亂俗及所以防微杜漸之策悉對於篇是日知制誥曾公亮以母病在告亦遣內侍賜詔令上對殿中侍御史何郯既對詔所問又言天下利害非一日可盡條陳欲乞特頒詔旨告諭兩制兩省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政令過差軍機利害雖非本職竝許上章論列仍委中書置籍具錄所上章疏遇欲進用臣僚令取有裨補多者用爲選首所冀親侍之人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翰林侍讀學士葉清臣在永興條對甲寅詔書所問其言多剴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抑奔競此

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敦厚人知止足  
宰相用險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浸成波靡向有職在營  
庫日趨走時相之門人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  
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  
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  
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爲天子耳目今則盡爲宰相  
肘腋宰相所惡則摈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喜則從  
而唱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  
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卽極言過當  
用爲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爲御史

勅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爲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外國  
不加訶譴擢爲諫官王達兩爲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  
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  
有河東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它所列利害甚眾攷  
李燾曰王達正月戊戌爲河東漕司案曾鞏銘達墓及  
包拯彈達章並稱河東清臣稱有河北之行恐誤今改  
正

續資治通鑑卷四十九





中國體帝納其言遂趣有司行開禮然議者頗惜其失

機會

發其李焘曰程琳本傳云朝廷既行開禮夏人方開慶陽琳止詔使於鄭曰夷狄貪此可紆慶陽之

難乃具禮幣賜于之數移報之果喜即日迎開使而慶陽亦解案諒祥此時方自保不暇何敢遽開慶陽本

傳必誤案附傳及歐陽修墓銘神道碑亦不載此事參知政事丁度數請罷御

史何鄭又言度列在三事於茲累年上無所益國體下

不能服人心伏乞斷在不疑還之以禮辛未度罷為紫

宸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攷異案宋史仁宗紀王中丁度罷今從率執表及李

燕長編以端明殿學士權三司使明鑄參知政事文彥博

自貝州入相數推鎬功故度罷而鎬代之以知永興

軍葉清臣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詔科場舊條皆先

朝所定空一切無易時禮部貢院言四年宋祁等定貢  
舉新制會明年詔下且聽須後舉施行今秋試有期緣  
新制諸州軍發解但令本處官屬保明行實其封彌謄  
錄一切罷之竊見外州解送舉人自未彌封謄錄以前  
多采虛譽卽試官別無請託亦止取本州曾經薦送舊  
人其新人百不取一彌封以後攷官不見姓名須實攷  
文藝稍合至公又新制進士先試策三道次試論次試  
詩賦先攷策論定去畱然後與詩賦通定高下然舉人  
每至尚書省不下五七千人及臨軒覆較止及數百人  
蓋詩賦以聲病雜犯易爲去畱若專取策論必難升黜

蓋詩賦雖名小巧且須指題命事若記問該當則辭理自精策論雖有問題其閒敷對多挾它說若對不及五通盡黜之卽與元定解額不敷若精粗畢收則濫進殊廣所以自祖宗以來未能猝更其制兼聞舉人舉經史疑義可以出策論題目凡數千條謂之經史質疑至於時務亦鈔撮其要浮偽滋甚若爲攷較又舊制以詞賦聲病偶切之類立爲攷試今特許倣唐人賦體及賦不限聯數不限字數古今文章務先體要古未必悉是今未必悉非嘗觀唐人程試詩賦與本朝所取名人詞藝實亦工拙相半俗儒是古非今不爲通論自二年以來

國子監生詩賦卽以汗漫無體爲高策論卽以激訐肆  
意爲工非惟漸誤後學實恐將來省試其合格能幾何  
人伏惟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攷較文藝固有規程不須

變更以長浮薄請竝如舊制故降是詔

攷熙寧五年三月詔貢院

所試詩賦經義竝如舊制本志以爲楊察建議八年四月  
月又下詔乃其貢院中請案察本傳察權判貢院初建  
此議當五年三月旣已施行八年四月貢院復有申請  
其議則實察五年所建者但不知此時察仍判貢院或  
已罷爾今兩存之仍依實錄不出察主名本志又於此  
詔後書張方平知舉請下詔戒辭賦新體案方平以六  
年二月知舉初詔外州發解到省差官覆攷尋罷之蓋  
本志誤矣

慮因此或致抑遏寒士故也遼復以武定軍節度使

杜防爲南府宰相丙子高麗貢於遼辛卯置河北四

路安撫使初賈昌朝判大名已兼河北安撫使至是以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韓琦知定州禮部侍郎王拱辰知瀛州右諫議大夫魚周詢知成德軍並兼本路安撫使御史何郯言紫宸不可爲官稱五月乙巳詔改舊延恩殿爲觀文殿仍改紫宸殿學士爲觀文殿學士班次如舊制乙卯知諫院宋禧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已未改荆湖北路禧雖罷諫職猶得爲監司議者非之御史何郯言樞密使平章事夏竦學非而博行僞而堅有纖人善柔之質無大臣鯁直之望聚斂貨殖以逞貪婪比周權倖以圖進取近者衛兵爲亂突入宮掖凡在

職守失於防察宜置大戮而竦只緣管皇城司內臣楊懷敏素與交通曲爲掩藏但欲私相爲恩未嘗公議其罪千百具僚皆謂懷敏失察賊亂只緣官責其罪小夏竦多懷顧慕不奮臣節其罪大今懷敏黜而竦獨畱中外之心無不憤激伏望與眾永棄示人不私辛酉竦罷樞密使判河南府言者旣數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俄頃張方平至帝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亟草制出之方平請撰駁辭帝意遽解曰且以均勞逸命之卿又言聞竦乞一殿學士職名不顧廉恥冒有陳請陛下豈宜許其

自復留任朝廷乞不改前命仍指揮催促赴任從之

是日參知政事宋庠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壬戌以樞

密副使龐籍參知政事

致異籍自樞密副除參政據宋史紀表亦在辛酉日今從長編

六月戊辰朔詔近臣舉文武材堪將帥者 癸酉河

決澶州商胡婦

庚辰準布

舊作阻今改

獻馬駝二萬於遼

壬午太子太師致仕徐國公張耒卒贈太師兼侍中

諡榮僖耒爲人重密有智數太后預政寵遇最厚安佚

富盛逾四十年所歷藩鎮人苦其擾 癸巳參知政事

明鑑疽發背帝親臨視甲午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烈鑑

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能斷爲世所推重

乙未詔館閣官須親民一任方許入省府及轉運提點  
刑獄差遣 丙申司空致仕章得象卒故事致仕官乘  
輿不臨奠帝特往奠之贈太尉兼侍中諡文憲 民間  
盜鑄者眾錢文大亂物價翔涌公私患之於是河東都  
轉運使張奎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日鑄小鐵錢獨  
畱用河東鐵錢既行而盜鑄者獲利十之六錢輕貨重  
言者皆以爲不便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鐵錢且以二當  
銅錢一行一年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鑄日鑄但  
行舊錢知澤州李昭遘亦言河東民燒石炭家有聚冶  
之具盜鑄者莫可詰而契丹亦能鑄鐵錢以易竝邊銅



錢而去所害尤大是月翰林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司使葉清臣先上陝西錢議請以小鐵錢三當銅錢一既而又請河東小鐵錢亦如之且罷官所置鑪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絕濫錢也其後詔商州罷鑄清黃銅錢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於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 秋七月戊戌以河北水令州縣募饑民爲軍 甲寅遼錄囚減雜犯死罪 八月丁丑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楊察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張昇並落職察知信州昇知濠州察爲御史中丞

論事無所避會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坐細故皆置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何郟以論事不得實中書問狀察又言御史故事許風聞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察數以言事忤宰相陳執中故坐與昇俱黜其後監察御史建陽陳旭數言昇宜在朝廷帝曰吾非不知昇賢然言詞不擇輕重旭請其事帝曰頃論張堯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柰何以一婦人壞之旭曰此乃忠直之言人臣所難也帝曰昇又論楊懷敏云懷敏苟得志所

爲不減劉季述何至於此旭曰昇志在去惡言之不激  
則聖意不回亦不可漢罪也 知陝州吳育上言近傳  
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  
萬目驚駭及聞案具乃止坐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贓賄  
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歸主  
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閣任事省  
府使有大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苟不然者一旦至此  
使士大夫不勝其辱下民輕視其上非所以養廉恥示  
敦厚也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救解之嫌  
止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具案之上自非

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恥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丙戌遼復

南京貧戶租稅戊子遼以殿前都點檢耶律義先爲行軍都部署以中順軍夏行美副之伐富努里 己丑以

河北京東西水災罷秋宴 甲午御邇英閣讀政要

是月殿中侍御史何鄭言臣昨於六月內曾具奏論今歲災異爲害甚大陳執中首居相位實任其責因舉漢時以災異罷免三公故事乞因執中求退從而罷免以答天意未蒙施行今霖雨連晝夜不止百姓憂愁豈非大臣專恣務爲壅蔽陰盛侵陽所致況執中所舉事多

不副天下人心怨咨盈耳如傳式不才累被人言不可  
任以要劇而執中以私恩用式至三司副使呂昌齡曲  
事執中執中寵嬖之兄弟至爲三司判官此皆聖意所  
明知所以式昌齡竝罷要職而執中則釋而不問竊所  
未安兼風聞執中以舊識寬減前京東轉運使張鑄不  
案告孔宜溫謀反人狀罪犯及以私憤降開封府界提  
點李肅之差遣挾情高下豈是至公其它專權恣縱不  
可盡數伏望罷免執中以慰天下之望 九月詔三司  
以今年江淮所運米二百萬斛轉給河北州軍 己未  
殿中侍御史何郯言近年大臣罷兩府任便陳乞子弟

召試充館職或出身用爲恩例望自今後館閣不許臣僚陳乞子弟外其陳乞及奏舉召試出身候有科場與免取解及南省試令赴御前與舉人同試以塞私倖詔今後臣僚奏子孫弟姪等乞出身及館職如有合該恩例者類聚一處候及三五人送學士院試詩賦論三題仍封彌謄錄攷試其試官令中書具學士姓名進呈點定仍精加攷試候點到等第臨時取旨 癸亥三司言韶州天興場銅歲采二十五萬斤請置監鑄錢詔以爲永通監 冬十月壬午進美人張氏爲貴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先是夏竦倡議欲尊異美人起居舍人

同知諫院王贊因言賊梟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  
動搖中宮而陰爲美人地御史何鄉入見帝以贊所言  
諭鄉鄉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帝悟乃止然美人卒  
用扈蹕功進妃位 甲申遼南院大王耶律罕班舊作韓八  
今卒年五十五罕班平居不屑細務喜怒不形嘗失所  
乘馬家僮以同色者代之數月不覺死之日筐無舊儲  
橈無新衣遼主聞之悼惜遣使祭弔給葬具 丁亥以  
屯田員外郎邠州范祥提點陝西路刑獄兼制置解鹽  
先是祥請變兩池鹽法詔祥乘傳陝西與都轉運使程  
戡共議而戡與祥議不合祥尋亦遭喪去及是祥復申

前議故有是命使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  
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以鹽  
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南鹽第優其直東  
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爲鹽三十  
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卽池驗券案數而出盡弛兵  
民輦運之役又以延慶環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  
白池姦人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  
鹽予券優其直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  
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竝遵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  
皆重爲法以絕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



悉計直使輪虧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緡錢市竝邊九州卑芻粟悉畱權貨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年猶商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以爲便云 庚寅翰林學士知制誥宋祁落職知許州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宥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授閣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銜官告院用印然後進內張美人進號貴妃祁適當制不俟旨寫告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進妃方愛幸冀行冊禮得告大怒擲地不甯

受祁坐是黜初祁疑進告爲非謂李淑明於典故因問  
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第進何所疑邪祁果得罪去議  
者益惡淑傾險云 甲午遼主駐獨盧金 十一月乙  
未朔遼遣使括馬以將伐夏故也遼主將城西邊命東  
路統軍使耶律多珍舊作鐸  
軫今改相地及造戰艦多珍因成  
樓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馬規制堅壯遼主嘉之

戊戌景福殿使入內都知王守忠領武信畱後尋詔守  
忠如正任班它無得援例守忠遂移閣門欲綴本品坐  
宴閣門從之侍御史何郯言祖宗典法未嘗有內臣殿  
上預宴之事此弊一開所損不細伏望指揮下閣門速

行改正一遵舊制初西上閣門使錢晦亦言天子大朝會令宦官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爲四夷所笑然竟爲奏定坐圖及郊又言守忠自知未允宴日辭而不赴已亥作皇帝欽崇國祀之寶其宗嘗爲昭受乾符之寶凡齋醮表章用焉及大內火寶焚止用御前之寶於是下學士院定其文命宰相陳執中書付有司別刻之乙卯以起居舍人直史館知諫院王贊爲天章閣待制張貴妃旣得立甚德贊密賜贊金幣以巨萬計嘗謂人曰我家諫官也及將受冊禮欲得贊捧冊中書言攝侍中故事必用待制以上於是驟進贊職以殿中侍御史

何鄭爲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初臺知雜闕執

政欲進其黨帝特用鄭且諭鄭曰卿不阿權勢故越次

用卿 詔河北水災民流離道路男女不能自存者聽

人收養之後毋得復取其傭雇者自從私券 丁巳李

用和兼侍中 遼封皇子和囉噶舊作和魯今改爲越王阿

倫舊作阿魯今改爲許王賜太弟重元金券重元子尼嚕古舊作

涅魯今改由安定郡王進封楚王遼主嘗與重元宴酣許以

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甚喜騎從不法又因雙陸賭居

民城邑遼主屢不競前後已償數城重元恃寵多過朝

臣無敢言者一日復博伶人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休

癡和你都輸去也遼主始悟不復戲 壬戌以畿內物  
價翔貴於新城外置十二場官出米裁其價以濟貧民  
癸亥賜王貽永李用和笏頭金帶故事非二府大臣  
不賜惟張耆在樞密院兼侍中嘗賜之 時兩潦害稼  
壞隄防兩河閒尤甚十二月乙丑朔頒德音改明年元  
曰皇祐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出內藏錢帛  
賜三司賈粟以賑河北流民所過官爲舍止之所齎物  
無收算 丁卯貴妃張氏行冊禮羣臣表賀 丙子詔  
三司河北沿邊州軍客人入中糧草改作四說之法每  
以一百貫爲率在京支錢三十貫香藥象牙十五貫在

外支鹽十貫茶四十貫用權發遣鹽鐵判官董沔請復  
行三說之言而加以末鹽爲四說也 庚辰判大名府  
賈昌朝言自九河盡滅獨存漯川而歷代徙決不常然  
不越鄆濮之北魏博之東卽今澶滑大河歷北京朝城  
由蒲臺入海者也國朝以來開封大名懷滑澶鄆棣  
齊之境河屢決天禧三年至四年夏連決天臺山秀尤  
甚凡九載乃塞之天聖六年又敗王楚景祐初潰於橫  
隴出至平原分金赤淤三河經棣濱之北入海近歲海  
口壅闕淖不可浚是以去年河敗德博閒者凡二十一  
今夏潰於商胡經北都之東至於武城遂貫御河歷冀

瀛二州之城抵乾寧軍南達於海今橫壠故水尚存三分金赤淤河皆已堙塞惟出雍京口以東大決民田乃至於海自古河決爲害莫甚於此朝廷以朔方根本之地禦備契丹取材用以饋軍師者惟滄棣濱齊最厚自橫壠決財利耗半商胡之敗十失其八九況國家恃此大河內固京師外阻戎馬祖宗以來畱意河防條禁嚴切者以此今乃秀流散出甚至有可涉之處欲救其弊莫若東復故道盡塞諸口案橫壠以東至鄆濮間隄埽具在宜加完葺其堙淺之處可以時發近縣夫開道至鄆州東界謹繪深川橫壠商胡三河爲一圖上進惟陛

下開省詔翰林學士郭勸入內內侍省都知藍元用與  
河北京東轉迎使再行相度修復黃河故道利害以聞  
遼主姊秦晉國長公主始嫁蕭特布舊作噶不今改改適蕭  
哈里舊作海里今改又適蕭呼敦舊作胡覲今改俱以不諧離昏是年  
乃適韓國王蕭惠

皇祐元年遼重熙十八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遼將伐

夏畱其賀正使不遣己亥遣使以伐夏來告 辛丑命

翰林學士虞城趙槩權知貢舉 丙午遼主如鴛鴦渚

戊申以河北水災罷上元張燈停作樂 庚戌太傅

致仕鄧國公張士遜卒車駕臨奠翌日謂輔臣曰昨有



言庚戌是朕本命不宜臨喪朕以師臣之舊故不避文  
彥博曰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謹陛下過之遠矣贈士遜  
太師中書令諡文懿御篆其墓碑曰舊德之碑 丙辰  
遼主獵於霸特山行軍都部署耶律義先遣人奏富努  
里之捷 己未詔以緡錢二十萬市穀種分給河北貧  
民 辛酉詔曰自古爲治必戒苛察近歲風俗爭事傾  
危獄犴滋多上下睽急傷累和氣朕甚悼焉自今言事  
者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得以風聞彈奏違者坐之  
殿中侍御史餘杭張洵言不當禁御史諫官風聞言事  
不報 癸亥鑄皇祐元寶錢 二月丁卯彗出虛晨見

東方西南指歷紫微至婁凡一百一十四日而浸詔自

今月五日不御正殿其尚食所供常膳亦宜減省中外

臣僚極言當世切務

及異李熹曰皇祐元年二月四日丁卯彗星出惟天文志有之本紀

及實錄會要俱不載而會要乃於皇祐二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載此詔其詔文云逾歲於茲上天譴見良由時

事乖舛政化墮轍果測天心遽垂星變案二年冬無星

變雖十二月嘗以愆亢減膳十九日得雪即復常細攷

之此詔乃元年二月四日詔也會要誤以元年為二年二月為十二月初四日為二十四日耳

以前刑部員外郎張友直為史館修撰用其父士遜遺奏也

御史何鄭言史館修撰故事皆試知制誥友直素無學

術不當得乃改集英殿修撰戊辰以河北疫遣使頒

藥已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崇安劉夔為樞密直學士

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時民流京東盜賊多起帝將益兵爲備問誰可守鄆者宰相以夔對遂擢用之夔至鄆發廩賑饑民賴全活者甚眾盜賊衰止賜書褒諭辛未以知青州資政殿學士富弼爲禮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優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瘠病者廩之山林陂澤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它日得以次受賞於

朝率五日遣人以酒肉飯糗勞之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帝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粥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爲疾疫及相蹈籍死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而實殺之粥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式

具攷

杜大圭名臣集載富弼墓志神道碑云弼先以救災加禮侍辭不受又以捕齊兵再加禮侍亦不受攷其事述蓋顛倒也先加禮侍在去年三月乃捕齊兵後加禮侍則救災之故蓋河北大水實緣去年六月河決商胡民流當夏秋閒若春時河北固未嘗有大水也今從長編

詔發京師禁輦十指揮

赴京東西路駐泊以備盜賊京東西路鈐轄竝兼本路  
安撫都監京東安撫使富弼言本路遽增屯禁軍慮搖  
人心欲量增一兩指揮詔兵已就道俟將來歲豐令還  
京師 宣徽北院使武昌節度使判延州程琳請代己  
卯加同平章事再判延州琳嘗獲戎酋不殺戒遣之夏  
人亦相告毋捕漢民久之詐以五百戶驅牛羊叩邊請  
降言遼兵至衙頭矣國中亂願自歸琳曰遼至彼帳下  
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者此其  
是邪不然誘我也拒不受已而賊果將騎三萬臨境上  
以捕降者爲辭琳先諜知之閉壁倒旗戒諸將勿動賊

以爲有備遂引去 遼耶律義先之討富努里也多所

招降乙酉俘其酋長託德勒

舊作陶得里今改

以歸遼主手詔

褒獎以功封武昌郡王改南京統軍使旋請統軍司錢  
營息以贍貧民未及期而軍器完整民得休息 自遼

人以伐夏來告邊候稍警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  
策權三司使葉清臣對曰陛下臨馭天下二十八年未  
嘗一日自暇逸而西北二邊頻歲爲患豈非將相大臣  
不得其人不能爲陛下張威德以致此乎慶歷初劉六  
符來執政不能折衝樽俎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  
物匱膏血以奉外敵此有識之士所爲長太息也今詔

問北使詰闕以西戎爲名卽有邀求何以荅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況元昊叛遯累年致討遯人豈有豪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干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肆侵凌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旣無所因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遏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 消并蠻寇遯 三月庚子御延和殿召輔臣觀新造渾儀木樣時命日官舒易簡于淵周琮等參用梁令瓚李淳風舊制改鑄渾儀也 辛丑命戶部副使包拯往河北

提舉計置糧草乙巳高昌國貢於遼先是燕趙國王  
洪基有疾遼主親詣其帳視之王子以洪基疾愈赦雜  
犯死罪以下癸丑賜進士江夏馮京等一百七十四  
人及第一百六十人出身二百九人同出身於崇政殿  
甲寅賜諸科及第并出身五百五十人於觀文殿

改異案宋

史本紀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千三百九人今從長編

詔徙河北闕糧處

土兵及戍兵近南州軍候經置邊儲有備復令還屯從  
包拯言也廣平二監馬牧其占邢洺趙三州民田萬五  
千頃前已廢其一然漳河沃壤民猶不得耕拯請悉以  
賦民從之丁巳烏庫

舊作烏古今改

遣使送款於遼五國節



度使耶律珊圖

舊作仙童今改

所招徠也

庚申以遼人告伐

夏遣權知開封府錢明逸等報聘且致贐禮

攷異遼史作錢逸蓋

遼人避諱故止稱一字

夏四月甲子御崇政殿閱知澶州宋守

信所獻衝陳無敵流星弩等器八種

庚午命包拯與

河北四路安撫使轉運司議省冗官及汰軍士之不任

役者以聞

癸酉遼以南府宰相杲錫

舊作高十今改

爲南京

統軍使

癸未梓州轉運司言消井監夷人平

丁亥

右司諫錢彥遠上勸農疏曰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

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謂宜置

勸農司以知州爲長官通判爲佐官舉清彊幕職州縣

遼主行再生禮 戊子太子少傅致仕李若谷奉詔  
以子淑在近侍優贈太子太傅後毋得爲例 詔轉運  
使提點刑獄所捕官吏受贓失覺察者降黜 秋七月  
丙申定州雨初知定州韓琦言河朔久不雨請祈無所  
應若出自聖懷禱於天地山川空獲嘉澤尋遣祕閣校  
理張子思持密詞禱於北嶽至是以雨足聞 丁酉詔  
臣僚毋得保薦要近內臣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  
夫張錫講書禁中帝歎其博學飛白書博學二字賜之  
因問治道錫對曰節嗜欲者治身之本審刑罰者治國  
之本時貴妃方寵幸故錫以此諷帝改容曰卿言甚嘉

恒用卿晚 戊戌遼主親帥師伐夏以太弟重元北院  
大王耶律仁先爲前鋒 辛丑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  
大夫張錫率以白金三百兩賻其家贈工部侍郎 戊  
申以集賢校理李中師爲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  
中師開封人宰相陳執中所薦也 八月辛酉朔遼師  
渡河不見敵而還遼主所御戰艦卽耶律多珍所造之  
樓船也遼主喜甚其後嘗親賜卮酒問其所欲多珍曰  
臣幸被聖恩得效駑力苟死不能報國又將何求遼主  
益喜手書多珍衣裾曰勸國忠君舉世無雙

傳云西征詔多珍由別道會於河濱敵兵阻河而陳帝  
御戰艦絕河擊之大捷而歸遼本紀云辛酉渡河夏人

致異遼史  
耶律多珍

通乃還是當時未  
嘗大捷也今不取  
王戊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執中罷

爲兵部尚書知陳州先是河決民流災異數見執中無  
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因論執中越次  
用李中師爲府界提點及呂昌齡等出入門下不協眾  
望而執中亦以足疾辭位詔從其請翰林學士孫抃當  
制遂除尚書左丞文彥博宋庠言恩禮太薄乃下學士  
院貼麻改命之  
以樞密使宋庠爲兵部侍郎平章事  
參知政事龐籍爲工部侍郎充樞密使樞密副使高若  
訥爲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翰林侍讀學士梁適爲左諫  
議大夫樞密副使  
甲申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殿中丞吳奎所對入第四等以奎爲大常博士通判陳州奎北海人嘗爲廣信軍判官晝則治事夜輒讀書不寐楊懷敏增廣北邊屯田至奪民穀地無敢與抗者奎上書論其不佞知保州王果亦屢爭之懷敏使人訟果它事詔置獄推劾奎爲果力辯得免慶歷中宿衛之變懷敏當番直而得罪輕奎時監京東排岸司上疏曰臣聞句當皇城司六人其五已被謫獨懷敏尚畱人咸謂陛下私近倖而屈公法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況中外傳聞且獲賊之際陛下宣令勿殺而左右輒屠之此必有同謀者恐事泄露而殺之以滅口不然何以

不奉詔也帝淡器之 衛士王安與其黨相惡陰置刃  
衣篋中從句當引見司楊景宗入禁門既爲開者所得  
景宗輒隱不以聞御史中丞郭勸請先治景宗罪章再  
上不聽又延爭累日乙酉責景宗均州安置景宗乞盡  
納官裔畱居京師御史何郊極言其不可既逾月乃自  
均州徙鄧州 太子少師致仕石中立率贈太子太傅  
謚文定中立好諧謔然練習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初  
家產歲入百萬錢末年費幾盡帝聞其病賜銀三百兩  
既歿其家至不能辦喪 九月乙未以權三司使張堯  
佐爲禮部侍郎三司使監察御史陳旭言堯佐以後宮

親不宐使制國用不聽 詔河東河北經略安撫司使  
遡舉兵討夏人其遡要之地選委將佐嚴加備禦時司  
天言太陰犯畢宿主遡兵起分有憂故也 乙巳廣南  
西路轉運司言廣源州蠻寇邕州詔江南福建等路發  
兵備之廣源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原也峭絕溪阻產  
黃金丹沙頗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衽善戰鬪輕死好  
亂其先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爲首領互相劫掠唐邕管  
經略使徐申厚撫之黃氏納職貢而十三部二十九州  
之蠻皆定自交趾蠻據有安南而廣源雖號邕管爲羈  
縻州其實服役於交趾初有儂全福者知儂猶州其弟

存祿知萬涯州全福娶弟儂當道知武勒州一日全福  
殺存祿當道并有其地交趾怒舉兵擄全福及其子智  
聰以歸其妻阿儂本左江武勒族也轉至儂猶州全福  
納之全福見擄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年十三殺  
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姓儂與其母奔雷  
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夏卿久之智高復與其母出據  
儂猶州建國曰大歷交趾復拔儂猶州執智高釋其罪  
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頻婆四洞及思浪州附益之然  
內怨交趾居四年遂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年景  
瑞於是始入寇 遼蕭惠之伐夏也戰艦糧艘綿亙數



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  
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  
設備徒自弊耳遼主既還惠猶進師丁未營柵未立夏  
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能脫  
士卒死傷不可勝計 戊午太白犯南斗 己未罷武

舉

段異李蔚曰本志云武舉取人自吳育建請其後大理寺丞馮繼思奏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皇祐中

罷英宗復置實錄會要並不詳亦不見吳育建請事迹惟政要載有議立武舉非武舉也恐本志誤 始

范祥議改鹽法論者爭言其不便朝廷獨以爲可用委  
祥推行之於是侍御史知雜事何鄭言風聞改法以來  
商旅爲官鹽長價獲利既薄少有算請陝西一路已虧

損課利百餘萬貫其餘諸路比舊來亦皆頓減賣鹽見錢甚妨支用兼陝西民間官鹽價高多以賣私鹽事敗刑禁頗煩官私俱不爲利經久何以施行臣謂事有百利始可議變變不如前卽宜仍舊冬十月壬戌遣戶部副使包拯與陝西轉運使議鹽法 丁丑詔婦人所服冠高無得過四寸廣無得逾一尺梳長無得逾四寸仍無得以角爲之犯者重致於法先是宮中尚白角冠梳人爭效之謂之內樣其冠名曰垂肩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逾尺御史劉元瑜以爲服妖請禁止之故有是詔婦人多被刑責大爲識者所嗤都下作歌詞以嘲之

壬午詔馬鋪以晝夜行四百里急腳遞五百里 侍御  
史知雜事何郯言陝西新置保捷兵士年五十以上及  
短弱不及等之人如不願在軍者許令自陳減放歸農  
此等久習武藝今若放罷亦須置籍拘管仍乞以所居  
鄉社相近處如河北義勇團作指揮置人員節級管轄  
其邊郡每歲以此軍番遞防守處亦令比歲減數非時  
邊上或有緊急其罷放之人尚可追集守城卻代精兵  
出戰於事又無廢闕方今財力大屈此亦省費之一端  
樞密使龐籍獨以其言爲是省兵之議實郯發之 是  
月遼北道行軍都統耶律達和克率準布諸軍攻夏涼

州至賀蘭山獲夏國主嫡母及其官僚家屬以歸夏以  
三千人扼險力戰破之都監蕭慈氏弩歿於陳 十一

月丙申加贈號州刺史种世衡爲成州團練使先是世

衡長子古

攷異凍水記開古作詒案世衡諸子名皆從言旁記開似可信然長編宋史皆作古今姑

從詣闕自言父世衡在青澗城嘗遣王嵩入夏國反閒

其用事臣雅爾

舊作野利今改

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由是勢

衰納款稱臣經略使龐籍掩父功自取兩府籍時在樞

密院具言嵩入虜境卽被囚元昊委任旺榮如故元昊

欲和先令旺榮爲書遣邊將元昊妻卽旺榮妹元昊黜

其妻旺榮兄弟怨望元昊旣稱臣後二年旺榮謀殺元

吳事覺被誅非因嵩反開臣與范仲淹韓琦皆豫受中  
書劄子候西事平除兩府旣而仲淹琦先除臣次之非  
專以招懷之功文書具在可驗朝廷雖知古妄言猶念  
世衡舊勞自東染院使贈刺史錄其子之未仕者古復  
上書訴賞薄於是加贈團練使特授古天興尉令御史  
臺押出城趣使之官及籍罷古復辯理下御史攷實以  
籍奏王嵩疏爲定詔以其事付史官聽古徙官偃郡  
詔河北被災民年八十以上及篤疾貧不能自存者人  
賜米一石酒一斗 辛丑詔民有冤貧不能詣闕者聽  
訴於監司以聞 戊午楊懷敏罷內侍副都知爲三陵

副使初懷敏自高陽關鈴轄入奏事除副都知制誥  
胡宿當制因言懷敏以宿衛不謹致逆徒竊入宮闈又  
不能生致之議者謂規滅姦人之口罪在懷敏及楊景  
宗二人得不窮治誅死已爲幸矣豈宜復在左右邪臣  
不敢草制輒封還以聞帝疑宿職不當言翼日謂宰相  
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  
盧杞制書近來富弼亦曾封還詞頭帝意解諫官錢彥  
遠謂宿曰仁者必有勇於公見之矣旣而它舍人爲懷  
敏草制彥遠及臺官論列不已逾半月卒罷之宿聞懷  
敏除三陵副使謂人曰懷敏必死矣祖宗神靈所在大

姦豈能逃乎無幾何懷敏果卒

十二月壬戌詔陝西

保捷兵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任役者聽歸農若無田  
園可歸者減爲小分凡放歸者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  
反其家在籍者尚五萬餘人悲涕悵不得俱去陝西緣  
邊計一歲費緡錢七十千養一保捷兵自是歲省緡錢  
二百四十五萬陝西之民力稍蘇初樞密使龐籍與宰相  
文彥博以國用不足建議省兵眾議紛然陳其不可  
緣邊諸將爭之尤力且言兵皆習弓刀不樂歸農一旦  
失衣糧必相聚爲盜賊帝亦疑焉彥博與籍共奏今公  
私困竭上下皇皇其故非它正由養兵太多耳若不減

放無由蘇息萬一果聚為盜賊臣請以死當之帝意乃

決既而判延州李昭亮復奏陝西所免保捷特多往往

縮頭曲脰詐為短小以欺官司籍曰兵苟不樂歸農何

為欺詐若此乎帝溪然之

按異李燕曰簡汰庸兵無慮八萬餘人此據稽古錄放歸

農者六萬餘衣糧減半者二萬餘及文彥博龐籍首議并奏對並據記問記問又云施昌言李昭亮言不可尤甚案昌言此年正月自河北漕徙為江淮發運恐不復言及三路事而昭亮此年三月方以北宣徽武寧節判延州四月改天平節仍判延州今刪去昌言姓名但著昭亮實錄正史載省兵事極不詳本志云皇祐元年據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禁廂諸軍選其罷瘡為半分甚者給糧遣還鄉里係化外若以罪隸軍或嘗有戰功者悉以利員處之記問惟不載利員然減衣糧之半即利員居其間矣今悉用記問稍刪潤之

遣入內供奉高懷政督捕邕州盜賊 壬申觀文殿大

甲子



學士右僕射判都省賈昌朝復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  
平章事判鄭州 戊寅遼慶陵林木災己卯遼錄囚有  
弟從兄爲盜者兄弟俱無子特原其弟 是歲夏改元  
延嗣寧國